



特别合作：金艺社

木子 物随心转 境由心造

艺术家专访

木子先生的工作室置身于闹市中心的繁华地段，我们见到他的同时，还见到了满满一屋子大大小小的油画。正当我好奇地打量着遍布在各个角落的画作时，他不由地说道：“除了睡觉和阅读，我的其余时间全都奉献给了画画。”

木子的作息规律与常人大大不同，经常是白天休息，夜晚作画，兴许是夜间静谧少有羁绊，他可在画布面前放开了心胸，驰骋、畅快、恣意，尽情地触碰属于自己的真实灵魂，并从中得到精神满足。

于我而言，木子是位和蔼可亲的长者。交谈的过程中，不难发现他对艺术饱含热情的一面，为人热忱，性情率真，言语之中充满了乐观与豁达。

木子成长的年代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，动荡的时期没有安稳的学习环境，与今相比，接受专业的教育更是奢侈之事。他说，“我走了很多弯路，就像盲人摸象，知道世界上有象，但是我不知道象是什么模样。”尽管如此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绘画的追求与热爱。

他17岁进厂工作，一干就是十多年，期间画了很多速写，他调侃自己，“木工没做好，绘画水平却是日益见长。”后来因偶然的机，被调去职业中学当老师，在校任职期间他的绘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用他的话说，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用来搞创作了。

他坦言，“努力和坚持这两个词放在我身上是有效果的，世界上不管小事大事，你只要去坚持，一定会有回报。”

尽管木子不是科班出生，但绘画水平与学院派的比起来毫不逊色。经好友推荐可去美院成教班学习，当时任教油画专业老师的井士剑见了他的画却对他说，“你不需要在我们学校学了，若在学校里待上一两年出来也许你就不会画了，你的绘画功底好，容易形成自己的风格。”

没受过专业学院派教育的木子凭着敢想、敢画，依托自己对艺术语言的深刻解读，以及持之以恒的态度走上了职业画家的道路。每每描述起绘画的感受，他说：“就像写日记一般，把每天的体悟以绘画的形式呈现出来。”

绘画是情感的宣泄

在他看来，绘画是一种情感的宣泄，一个“泄”字足以把他内心所想

表达的内容通过画笔和画布的接触，如行云流水般描绘于画布之上，他用手中的颜料叙说着现实生活的诗意，不会刻意追求某一种风格，而是偶发性挖掘并表达灵魂深处所流露的真性情，可痛快恣意地表达情绪，又使笔型笔意充分张扬。

木子的画作很有感染力，他利用油画颜料的各种色彩努力表现出自己所要的画面轮廓，虚实、刚柔、渐变，使其画面摇曳多姿，既飘渺抽象又虚幻有形。

绘我所思画我所想

对比木子早期的风景画作，他近期的人体作品更耐人寻味。他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法把人体抽象化，把激进的艺术理念融化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。即使是极端的绘画也具有艺术美感，他把自己的情感绘于其中，试图唤醒观赏者对美好事物的深入探索。

人生即是一种体验，又是实现自身价值和理想的实验过程。木子在长久的绘画历程中，借鉴了表现主义，追求自由表现、自由联想，强调情感的直率、天真。他在创作中不断寻求绘画与历史的关系，并注重自我的表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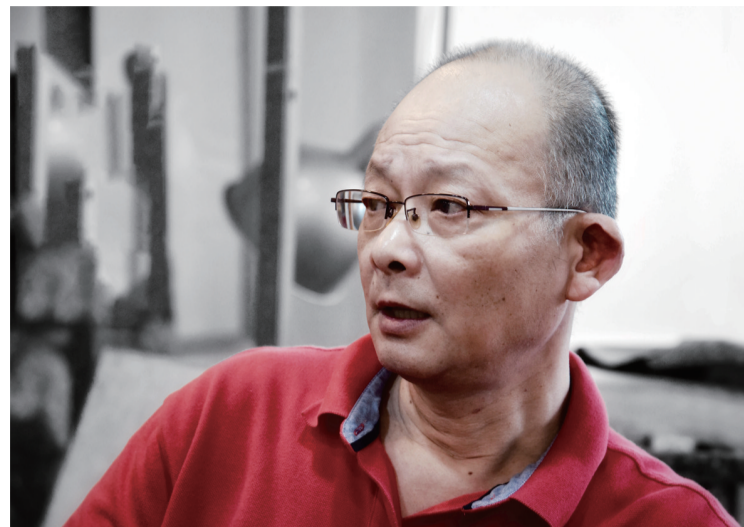
木子常对画面进行夸张变形，多变的笔触与可触摸的色彩厚度将画面效果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使用大笔触的高度概括与多笔触复色的变调处理，使之呈现出极强的立体感，从而产生极富层次的肌理美感。

线性思维展现人文情怀

作为油画家，木子认真钻研了西方抽象流派和中国传统艺术。抽象与传统，表面上看它们是相互对立的，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高度统一。在创作上，他避免了一贯的写实风格，摒弃传统的偏颇技法，将西方的色彩和东方的写意有效地调节，在抽象与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，吸收它们各自的长处，两者融汇合一，成为独具特色的表达。

他不断挑战两种绘画领域，在用笔上大量引用我国传统书写技法，试图将纯粹的书法线性思维融入油画之中，不是单纯的线描，而是在画面结构之间相互产生关联，好比作品的骨架，浑然一体，饱含气韵。

从创新回到原始，强调书法的线性思维，使得画面感更加个性化、符号化。兴许是由于前辈们的光芒四射使他另辟蹊径吧。



本名李惠民，艺名木子
1956年生于浙江湖州
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油画家协会会员
其作品先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、上海美术馆及港台地区展出

